



岁月备忘录

# 衡阳旧景

贺万顺

新乐群地域不大，蔬菜、饮食、百货、理发等店皆有，方便了大家日常需要。新乐群左拐南行不远处，便可看到矗立于山坡上的来雁塔了。来雁塔已历经400余年沧桑，与珠晖塔遥相对峙，镇守江边。由于空气污染，塔身已面目全非，很少游客前去观光。塔周边还有矮小砖木结构住房，看似摇摇欲坠。

继续前行，衡阳电厂近在眼前。此厂建于民国32年(1943年)，火力发电。它昼夜排出的废水咆哮如雷震耳欲聋，倾泻而下，几公里外都能听见。有的家境困难人家，特去江中掏灰煤用作燃料。听长辈们说，解放前杨家坪就设立了蔬菜市场。凌晨，菜贩子就忙于交易了。近处，还有外国人当年建造的天主教堂。

青草桥是通往城北的要道，始建于1186年，为衡州八景之一。遗憾的是，我已无缘领略“青草桥头酒百家”的风韵了。石鼓书院深藏在狭小石板巷道尽头，显得默默无闻，只看到停靠的或游弋的小渔船。然而，青草桥、石鼓书院蕴藏着厚重内涵、文化，彰显在衡阳史册中。

百货大楼、邮电大楼是衡阳小有的高层，地标式建筑，曾辉煌一时。我上初中时，父亲慕名去百货大楼买了纸制皮箱，搪瓷脸盆。中山南北路乃最为繁华街道，店铺云集，人潮涌动。城北断垣残壁城墙，见证了雁城往日的轮廓。江边各码头停泊着近郊农民载运货物的小木船，江岸旧民宅一字儿排开，河街(现沿江北路)仍保留旧时遗下的小作坊。

岳屏公园是衡阳唯一休闲处，市民闲时去游览。进步、工人两电影院座无虚席，其电影票紧俏。雁峰寺入口处立有“上遼”字样石制牌坊，临街茶室栉次鳞比。寺内香烟缭绕，烛光摇曳。公铁两用桥架起，吸引不少好奇心人观赏。衡阳火车站建立于1935年，站房虽然简易，但是我国重要交通枢纽。车站内有年代久远古樟，夏日可供乘客避暑。

当年江西片城区范围：东至湘江、南至公铁桥、西至环城北路、北至青草桥南端。况且整个城区白炽灯照，一片昏暗。好在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雁城日新月异，满目繁华，如今令人刮目相看了。

# 院子里的松树

甘婷

在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松树。

这棵松树来得有点出奇。我小时候，母亲砍柴时把一扎带有松子的干松枝堆在院子里，也许是松子自然掉落的缘故，在岁月的沉淀中，它竟也发芽生根了。当年，我跟随母亲去院里除草时，差点将它除掉。母亲说：“既然长了，那就留着吧。”就这样，这棵松树就长在了我家的院子里。

岁月流淌，这棵松树先后历经了鸡扒、猪拱，风吹雨打，我们谁都没有在意，也没有施肥，可它却悄悄地日渐生长。起初是及人高，后来昂然高过了房子。一根粗壮的枝干生出许多枝条，密密麻麻的松针向四周铺展着，有些枝干甚至伸到了院墙外，惹得许多行人每次路过时都会大声说道：“大婶啊，你家真特别，竟在院中种起松树来了！”母亲听了，咯咯地笑了：“自长的！”

夏天来临，天气炎热无比，摇着蒲扇觉得手累，吹着风扇觉得气闷，唯有院中松树底下最为惬意凉爽。于是，我常常会在闲暇时搬把小凳坐到松树下乘凉。偶有几只知了和小鸟栖在树上肆意聒噪，这不仅是热闹的夏季，更是有趣的夏季。

再后来，有一年，我在外打拼时因想成功心切，跟随单位的一个同事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投资了一个项目。结果，不但没有成功，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。债主屡屡上单位来追讨，我逼不得已，辞了工作回家。回家后，我心灰意冷，呆在房间里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恍恍惚惚地度日，身体也日渐消瘦。母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可她除了几句安慰，也没有别的法子。

有一天，母亲对我说：“去院子里走走，顺便透透气。”

我跟随母亲走出房间来到了院子，才发现院墙已经斑驳不堪，苔藓遍布，有一面院墙已坍塌，可那棵松树完好无损，直挺挺地立在那儿！一阵风吹过，树枝摇曳生姿，颇有傲骨。我心不禁为之一振！春去冬来，松树在岁月的打磨中不但没有折服，反而日渐蓬勃，苍翠。想想自己，因为一点小挫折而垂头丧气，一蹶不振，真是连一棵树都不如啊！

看着那棵松树，我欣喜地挽过母亲的臂弯：“妈，我要做一棵松树！”母亲听了，似懂非懂地笑了。此时，我仿佛看见，那棵松树也笑了。

# 儿子手机的新用途

胡剑英

妻子买了一台新手机，把以前的手机给儿子用。儿子也不嫌弃，只要可以百度和游戏就行。

学习上，儿子用手机上网查资料，解我们父母也帮不了的难题。玩游戏，只许节假日或者做完作业后玩一会儿，放松放松。

儿子毕竟还小，控制力不强，有时说要用手机百度，我查岗却发现，他在偷偷玩游戏，安全意识也差，竟然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。

我和妻子很恼火，没收了他的手机，要用先得报告。如果再发现在做作业时玩手机，就罚他一星期不准和手机亲密接触。

爹娘给我讲过两个故事，至今令我回味无穷：

一是白衣港河边有个大沙洲，湘江退水的时候，裸露了出来；湘江涨水时，被水淹没了进去。我们经常到沙洲上拾鹅卵石、挖沙贝壳、捉鱼虾螃蟹……娘告诉我，有一天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乌云密布，一个打鱼人看到沙洲上灵光一闪，放射出一道金光，一股好奇心促使他顺着金光的方位走了过去。他发现沙洲下面有一个入口，走进数十步，豁然开朗，一座皇官式的宫殿呈现在他面前，金碧辉煌，硕大无比，厅正中摆着一张四方金桌，桌子上摆着8个金碗、8双金筷子，旁边摆着8条金凳子，桌面中间站着一只美丽的金鸡，全身金光闪闪，一条大水桶般粗的巨蟒围着桌子绕成几圈。传说只要这条巨蟒滚动，整个白衣港便会地动山摇，飞沙走石，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。为了制服这条巨蟒，金鸡的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死死盯着巨蟒，只要蟒蛇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金鸡锋利的嘴便会啄下去，把巨蟒啄成七七四十九节，体无完肤，最后不治而亡……捕鱼人恍然大悟，真是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正因为如此，蟒蛇一动也不动，金鸡一刻也不放松，就这样僵持了几千年，守护着一个地方的安定祥和。

二是沙洲下有匹大白马，白天藏于洲下，谁也看不见；晚上，它便跑到白衣港的农家水缸里偷水喝，为金鸡与蟒蛇“跑腿”，提供后勤保障。河里的水不好喝，而白衣港古井的水沁甜清凉、解渴。连续几个晚上，爷爷每天用大桶挑四五担水，将水缸倒得满满的，第二天清早一看，水缸里一滴水也没有了。奇怪！他以为水缸漏了，四处检查，水缸无破裂痕迹，他百思不得其，便决定晚上探个究竟。当天晚上，他照样将水缸里的

当儿子说要给爷爷打电话，我们会马上拿出他的手机。对儿子手机的新用途，我们很是欣慰，对儿子的不满和担忧，瞬间化作烟云。

爷爷生病了，隔一段时间就得去住几天院，接受化疗。爷爷心情很糟，喜怒无常，家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无名火上身，有时就漠然地沉默。这态度又让爷爷生气，说家人都不关心他的死活。

儿子和爷爷感情好，一老一小，在家中说不尽的话儿。我就让儿子给住院的爷爷打电话，开始，儿子只简单问候几句。比如，爷爷，好点了吗？爷爷，早点休息。可就是这几句简单的话语，爷爷听后却很感动，夸孙子懂事了，平日爷爷没有白疼。

我在一旁听着，希望儿子以后不再要我提醒，就能发自内心的打电话问候爷爷，安慰爷爷，让心声穿越夜雨，在爷爷心头点亮星光，给那白色的世界添一抹绿。

我和妻子都忙，有时忘了叫儿子给爷爷打电话。当儿子问我们要手机，我警觉地问：是否心痒痒想玩游戏？

“我给爷爷打电话！”儿子理直气壮地回答。

儿子变声了，和我差不多高矮，已是懂事的小男子汉了。

爷爷在电话那头殷殷问他：洗脚了吗？作业做完没有……

说真的，我和父亲之间话很少，我对儿子，突然有点嫉妒了。

# 白衣港的灵光

成新平

水挑满，然后，远远地躲在一边。大概半夜时分，月黑风高，随着一股风的响动，一匹白色的骏马灵光一闪，破窗而入，将水缸的水一饮而尽，扬长而去。爷爷被眼前的惊人一幕吓呆了。从此以后，在白衣港，不是今晚你家的水缸里的水不见了，就是明晚他家水缸里的水没有了。后来，几个脑袋凑在一起，“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”，他们想了个主意，约定一天晚上所有人家都不挑水，水缸干干的，白马扑了个空，听说到水井里找水去喝了。从此，白马不再进村扰民……

岁月像一场梦幻，安静而祥和，充满着生命的灵光。村里的小孩出生后第三天，喜在眉头笑在心头的父母会为小孩办酒，称“洗毛三”，并将小孩捆好，用秤勾勾住，提起来称，秤杆子微微翘起，锁住秤砣，放下来；提起来，再称；再放下，再称。连称三次，三意味着“生”，代表着生机勃勃，天长地久。

宽厚仁慈的土地，养育着白衣港的一代代子孙，世代传承，善良与淳朴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。村里一头大水牛摔伤了腿，伤了骨头，无法医治，跛着脚，不但不能下地耕田，还得派一个劳力放养。村民商量了半天，最后下狠心请屠夫将这头牛处理掉。但屠夫是杀猪的，不敢杀牛，怕惹祸上身遭上天报应。后来，村里一个叫和乐的毛头小伙天不怕，地不怕，用黑布蒙上牛的眼睛，牵到河岸边，用力一推，牛从几丈高的

河翻掉下去，一命呜呼，大家这才敢拿起刀子剥皮，分牛肉。谁知，出于对牛一生辛劳的尊重，想起牛对人类所作的贡献，好几户村民没吃牛肉，说吃了“造孽”。

村庄是人生的坐标系，像一幅幅卷在记忆中的画卷。白衣港山上长年长着茶树，三伏天，大地将田土烤得干裂，奇怪的是，一条一米来宽的湿带向山岭两头无限延伸，太阳越大，湿带越湿，这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。乡亲们说，这是一条阴河，底下有地气连贯，说不定是一行龙脉，如果谁家葬到了此地，谁家的人必定升官发财。白衣港有一棵古樟树，逢年过节，村民都得点燃香烛，将雄鸡宰杀，用鸡血滴到树根上祭拜，祈求村里风调雨顺；古井边，亦出现相似镜头。村里的一缕风、一片云、一口井、一棵树，似乎都闪烁着生命的灵光。甚至连对门山岭上被打碎的开水瓶内胆玻璃在月光下闪烁，村民都以为是地气，是灵光，是龙脉……

村庄是生命的图腾，村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神妙传奇，让人难以相信，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。那时医疗设备落后，农村缺医少药，有的乡亲在田里干活，不慎被犁头、锄头伤了手脚，血流如注，只见村里一位鹤发银须的老人放下劳动工具，摸着伤者伤口，念上几句“咒语”，鲜血立马止住；有的小孩在外顽耍受了惊吓，哭闹不止，父母便开始“喊魂”，就是在黄昏时喊小孩的名字，回来没？姐妹们回应：“回来了！”山谷里响起阵阵回声，一人喊，几人和，在青山绿水之间，

小孩的灵魂回归原处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从此活泼如初；有的人眼皮上长“麦粒肿”，或脚板生出“鸡眼”，乡村老人只要用菜刀往手边或脚边一划，念上几句“口诀”，第二天，“麦粒肿”和“鸡眼”不见了；一个小女孩突然脸色惨白，脖子像根软带子，脑袋左右摇摆，全身有气无力，有人说是犯了“煞”，只见一位老人点燃香烛，念念有词，叩拜天地后，发来一碗“煞水”，小孩喝完后不到几分钟，就跳到地上玩耍去了；村里的老人临终的前两天，突然精神好奇，要外出看看村前熟悉的路，这是一种回光返照，估计阎王爷要勾簿，意味着老人在人世的日子不多了……亘古不变的传统习俗，亘古不变的生命密码，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，这些东西用现代科学简直无法解释，也许是冥冥之中，上天赐给敦厚朴实的老百姓的一种灵光？一种感召？一种敬畏？让老百姓贱生贱长，留下生命神秘的遗传和与人为善的缘分。

牛羊、蟒蛇、金鸡、白马、建筑、服饰、风俗、传说、喊魂、止血……今天，我将这些碎片式的记忆整理在一起，表面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，其实，内心深处有一种奇妙的东西将他们揉合在一起，联络在一起；这些与泥土血脉同气相连命运相通的文化符号，也许就是乡村的灵光。

当今社会，改革开放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乡亲们走南闯北，赚回了票子，学到了知识，更新了观念，改善了条件，农村人也老有所养，病有所医，老有所乐。老家有了自来水，不再怕白马来偷饮了；村里有了乡村医生，传统的止血、喊魂，发“煞水”等方法越用越少了；村民文化层次提高了不少，封建迷信活动失去市场了……这也许是春风化雨，科学与文明给村民带来的真正灵光。